



郭沫若是集作家、诗人、历史学家、古文字学家、翻译家、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的大文豪，他一生三次途经奉节，与奉节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郭沫若与奉节有不解之缘,他认为

刘备葬在奉节的可能性较大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杨辉隆

白帝城门匾

1 滞留奉节 创作长诗《奉节阻砂记事》

1913年秋,郭沫若第一次由重庆乘轮船东出夔门,到上海短暂停留后,远赴日本求学。夔门就在他脑海里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1961年9月15日,郭沫若携夫人于立群再次由重庆乘江沪轮东下,因奉节臭盐碛航道淤沙轮船受阻,途经奉节东下的“民意”轮又在铜钱堆触砂沉没,堵塞航道,上下轮船被迫停航。为了确保航行安全,江沪轮决定停靠奉节港,待阻沙清除后驶离。

奉节县委接到万县地委通知,郭沫若和夫人于立群乘船滞留奉节,要求做好必要的接待工作。时任县委书记侯荣卿及夫人王美凤、宣传部长彭之印等人,随即登船请郭沫若上岸休息一晚,待次日再上船。下午3时许,侯荣卿等人陪同郭沫若及其夫人于立群以及随行秘书、警卫和重庆市公安局派出的一名保卫干部,乘车到奉节县委招待室。

年近七十高龄的郭沫若身着白色夏

威绸衫,脚穿圆口平底布鞋,面容红润,神采奕奕,谈笑自若。在县委招待室,侯荣卿向郭沫若汇报了奉节的地理环境、民风民俗等情况。郭沫若告诉大家,自己途经夔门两次都未上岸,这是第三次(第二次经过夔门的时间不详),早就想来看看,如今终于实现了多年的心愿。次日早餐后,侯荣卿恳请郭老留下墨宝,郭沫若沉思片刻,拿出头天晚上写好的《奉节阻砂记事》,亲自诵读一遍后,提笔将此诗及跋写成四张屏幅。

题写完《奉节阻砂纪事》后,郭老放下笔,搓搓手,谦逊地说:“老了,不行了,不行了!”然后,郭沫若应邀与县委的几位同志和工作人员合影留念,于上午10点左右由侯荣卿等人陪同步行上船,离开奉节。

2 创作《过瞿塘峡》 成为奉节旅游宣传名片

轮船进入瞿塘峡,郭沫若站在船头,眺望远山近景,峡口的滟滪堆已炸除,航道安全有了基本保障。瞿塘峡两岸奇峰

耸立,蓝天白云风景迷人。于是他又写下了五言律诗《过瞿塘峡》:“滟滪已无堆,瞿塘仍可危。岸崖双壁立,峡道九肠回。云彩留军帽,江声隐雾帷。若言风景异,三峡此为魁。”

此诗意思是,虽然江中巨礁滟滪堆已被炸毁,但瞿塘峡仍然危险万分,两岸绝壁高耸,峡中水道曲折,仰望山巅,军帽都会掉到江中去。所以说长江三峡中,瞿塘峡的壮美是首屈一指的。特别是此诗最后一句“若言风景异,三峡此为魁”成了导游解说瞿塘峡最有力的注释。

值得一提的是这次郭沫若抵奉之前,江沪轮曾在万县(现万州区)过夜,郭老还写下了一首七律《宿万县》,在诗中,也不忘把万州当瞿塘峡书写:“乘风朝发古渝州,夕宿瞿塘峡上游。浩气混茫江似雪,崇山磅礴月如钩。航标灯影联波面,渔舍炊烟起渡头。李白书堂何处是,红旗插在万城楼。”

郭沫若不仅写诗赞美奉节山水,在奉节与成都关于刘备墓的争论中,他也一直坚持成都武侯祠的惠陵不是刘备真墓,刘备死于酷热的夏天,当时交通极为不便,从奉节到成都不论是逆水而上还是走驿道,至少需要一个月。以当时的

尸体保存技术,要保证尸体不腐坏是不可能的,刘备死后就近葬在奉节的可能性比较大。

3 题写“白帝城”门匾 留下一生绝书

1977年3月,白帝城文管所致函郭沫若,请他题写“白帝城”门匾及李白《朝发白帝城》诗条幅。4月初,郭老秘书回函说,郭老“年老有病,不能多写,所以只书写了‘白帝城’三字”。

当文管所收到郭老秘书寄来的郭老亲笔题写的“白帝城”三个字,大家争相传看揣摩,无不兴奋异常。郭老一生作书用笔洒脱,大刀阔斧。这次,他以老病之身,书此匾额,仍用笔沉稳,意态端凝。“白帝城”门匾三个字,是郭老生前最后一次为名胜古迹题写的匾额,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、艺术价值和旅游文化推广价值。

现在,“白帝城”这副门匾不仅依然悬挂在白帝城大门,而且还在白帝庙大门左侧刻字立碑,在整个白帝城景区内镌刻“白帝城”三个字的地方比比皆是,甚至几十年来,白帝城门票上也用的是这三个字。

盛夏竹林好乘凉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张儒学

那根竹子上的,但它们都相处得非常融洽,没有你我之分,更没有彼此之隔。微风拂过,竹叶沙沙作响,那声音清脆悦耳,宛如天籁之音,让人听得心旷神怡。

尤其是在盛夏时节,竹林里是最好避暑的地方,竹林里凉风习习,更是绿意盎然。人们便走进竹林,或是劳作之余小坐一会,或是趁中午时分在竹林里打个盹。这不是说屋里空调或电扇不好,在竹林里乘凉似乎成了一种习惯。因为竹林里不但凉爽,还能闻到地里庄稼的味道。竹子看似不同于庄稼,却类似于庄稼,与山里人朝夕相处,也深深地热爱着那片土地。

我家院前的竹子最多,那是因为竹子是我家的“摇钱树”。前些年,母亲用这些竹子编竹席卖,支撑着一家人的油盐柴米,也支撑着家里的零用开支。在村里,其他编竹席的人全是买竹子,我家全是自家栽的,不知让多少人羡慕。父亲也常用这些竹子编农具。比如,要栽秧子了,父亲砍几根竹子编几挑箩兜,好挑肥料和秧子去田里;要捩谷子了,父亲也砍几根竹子编几挑箩筐,好把田里收割的谷子挑回来……

我在城里上学时,常想着老家的竹子,虽然城市里没有竹子,却从书上读到了郑板桥的《竹》:“一节复一节,千枝攒万叶;我自不开花,免撩蜂与蝶。”从此,我似乎对竹子有了更多的了解。竹不开花,它没有牡丹的高贵,没有君子兰的艳丽,也没有月季的引蝶浓香,更没有茉莉的诱人清香,但它朴素,不炫耀,不卖弄,坚定自己的信念,真实地生活。竹刚直挺拔,也柔软曲折,刚柔相济,曲直一体,抒写出它独特的美。

我们几兄弟都长大了,有的在外面工作,有的在外面打工,父母依然住在老屋里。虽然家里再也不靠母亲编竹席来维持生计了,但父亲仍就视竹子为“宝”。没事时总要去挖泥巴垒竹子,干旱时父要给

竹子浇水。由于父亲的精心管护,每年开春总要从地上冒出许多尖尖角儿——竹笋,毛茸茸的黄里透着绿,不几日就长了几尺高。随后,那竹林里的竹子越长越多,一根一根的竹子挤挤挨挨,给小院增添了几分生气。有时,不会打麻将也看不懂电视的母亲,会端根凳子去到那竹林里,一坐就是大半天,似乎这就是母亲最好的休闲了。

如今,母亲去世多年了,我在县城有了房子,说什么父亲也不愿搬到城里来住。平日里他去地里走走看看,多半也是坐在那片竹林里,一坐就是大半天。有时还与竹子亲切地说说话。竹子就像一个听话的孩子,在轻风中一会摇着头,逗得父亲既疼爱又开心……

一个酷热的夏天,我又回到乡下老家。我和父亲坐在那片竹林里,一边乘凉一边聊天。父亲说:“那天,有个纸厂老板来买我们家这些竹子,说是买去化成竹浆造纸,不管他出多高的价钱我都不卖,你看这么好的竹子砍了多可惜。”父亲又说:“那天,我编了两挑箩兜送给李二娃了,他承包了几亩地种蔬菜,好用这箩兜挑肥料和种子;昨天,我又把才编的一个背箩送给刘三娘了,她说下次进城好用这背箩,给她儿子背点新鲜的蔬菜去……”

竹林里越坐越凉爽,父亲越说越高兴,我也越听越开心。一阵凉风吹来,从那悠悠竹韵中,我感觉到这片竹林特别的清幽,更感觉到老屋更加的亲切。

石柱最富的村在山上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刘建平

龙潭乡双河村,是我最后到访的村子。石柱县242个村社区,就这儿最偏远,但也最富裕、最藏宝。

近日,“我爱石柱摄制组”从县城出发,沿沪渝高速转张南高速龙潭互通下道南行,经万宝村,约两小时道达双河村的熊家院子。这里有双河村委村小学和居民点。人间四月芳菲尽,山间五月野花开。宁静的山村热闹起来。

双河是大河小河的合称,现在属重庆市石柱县龙潭乡管辖。该村在七曜山上,平均海拔1500余米,约30平方公里,人口不到1000。这里冬冷夏凉,资源丰富,生态良好,令人神往。

说双河村最偏远。它深藏在七曜大山里,是石柱县最南边的一个行政村,与石柱县的马武镇、彭水县的太原镇和棣棠乡、丰都县的都督乡和太平乡接壤,甚至和武隆区后坪乡也是邻居。总之,双河村就是石柱掉于武陵山片区大山的尾巴儿,你说偏不偏呢?

说双河村最富裕。村干部们自豪地向我们介绍,这里是全市知名的烤烟村,种植有3500亩烤烟,去年产值达1623万元。不少烤烟大户年收入高达30万元。村里竹海笋子春夏收入一般在3万元左右。高山野花蜂蜜也是村民的一个经济来源。所以,该村村民在县城基本上都有房子,很多人在主城也买了房子。“双河人在城里买房不讲究按揭,都是一次性交清。”村支书乐呵呵地说。

说双河村最藏宝,其实也最宠宝。双河的矿产丰富,林海、药材、水源、风力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。双河人还最宠爱老人、小孩和客人。

如今,很多村小学早已消失。但这里却还有一所村小学,而且还在使用。全校四个老师、五个学生,差不多一对一教学。

袁永洪和冉迅是男老师。袁永洪是土生土长的本村人,民转公,三十多年如一日坚守家乡教育事业。冉迅是附近马武人,涪陵师院毕业后到这里工作,今年才25岁。小谭、小刘是女教师,来自云阳和垫江,她们师范院校毕业后,分别在这大山待了9年和3年,据说都还没有成家,一心扑在事业上,献身乡村教育。